



御製

惺窩先生文集

詩文

參

4
775
148



惺窩先生文集卷之五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為經編
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

七言絕句

殘暑

戊申孟秋二十有一日。遊羅浮堂上。撥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之十言以為韻。而得吏字。殘暑乃其題也。

酷暑殘時猶裂地。滿庭豐草色皆異。凜然唯有菊
孤芳。孰與聖人沈下吏

因林道春請和遐年詩

林忠訪我叩溪幽。袖裏遐年詩記遊。今日斯文期



德業。花之春與實之秋。

辛亥三月八日。訪長嘯子於靈山。

爲雨唯占一望靄。訪來新霽韻人家。春風吹物又
吹我。早午翹山閑坐花。

次韻松洞主人在山中避殘暑。兼問予臥病。

二首 松洞長嘯子別號居松洞臺

殘暑暗消松洞中。雄風知否又雌風。萍間蘋末清
池外。地下寬閑五百弓。
忽狂清詩慰病中。勝於讀檄愈頭風。彭殤毅豹人
間世。到底容杯蛇足弓。

次松洞主人喪幼女韻。聊助其哀。兼謝惠酒。

瓢果合。二首。

漣漣淚雨滴紅泉。玉碎無那尾自全。忽讀哀辭見
天性。父子真成舊因緣。
藏密洗心何假泉。八荒洞達眼前全。許瓢高潔顏
瓢樂。收取酒中爲好緣。

小倉山

西山有小倉者。其地深邃爽朗。自古隱逸之士
所盤旋也。營別墅。結屠蘇。若上人西行。納言定
家者。不可勝數焉。一日拉韻人宗隆。訪玄之之

讀書之齋。乘颯涼。踏晴月。散步閑吟。見先賢遺蹟。李翰林之今日古月之嘆。來往于懷。因記小詩。與隆玄二子。且為再遊之起本。

小倉山下屢經過。聞說先賢行樂窩。今夜坐來古時月。月搖松竹亦倭歌。

甲寅元旦

呆呆癡癡自坐忘。經無摩詰樹無桑。歲來歲去何能記。忙殺前身杜五郎。

甲寅中秋市原看月

殘生豈待幾回秋。佳節月前宣髮頭。清影轉時心

亦轉。四山光帶一川流。

次為春臺上主人歲首韻

為春臺上主人元出武門。頂登騷壇。而將試軍旅之陣於詩文之陣。忽有歲首佳作。推獎之餘。次其韻。聊祝前程。蓋曉文事武備非二途云。勉旃。

春新乃武乃文家。詩陣營中亦六花。夢熟周公高枕上。要須啜諫議之茶。

乙卯春追悼理齋老人。弔懸蝴蝶洞下。三首
理齋道春父也。羅浮山有蝴蝶洞。

九老圖中一主翁。自今洛社社盟空。鐘鳴漏盡別時淚。春帶殘星雙鬢風。

八百猶思九百翁。連山雲母此情空。空餘玉兔長生月。唯逐白駒過隙風。

世間有百歲翁翁。誰識身空名不空。輝映金昆并玉季。人言幹蠱見山風。

便面有古人題詠。消磨纔餘數字。

詩與姓名如漸無。墨痕數點眼將枯。鳥飛鶴病不須補。字字斯中奈杜蘇。

歸去來兮圖

僮迎稚候指舟輕。泉始涓涓木向榮。歸去來兮心

入畫。淵明身後復淵明。

與正意

乙卯九月廿五日初雪。語正意以東坡九月岐陽雪詩。正意偶見文苑英華白傳和劉夢得秋雪詩。而作絕句。翌日和之與之。

右書偶鈔研池漸。文苑英華又吐奇。劉白元和人與歲。今翻秋雪要添詩。

顏淵爐雪 正意席上

雪蓋千山與萬川。真形埋沒變天然。書燈影淡破牕底。一點爐中見子淵。

淵明栗里畫軸。塗抹以還之道圓。蓋因嗜好。

可知其人云

靖節先生千載人。畫中非假認爲真。北牕高臥東
軒嘯。我亦南村鄰曲賓。

遊高雄

秋日拉一二之同游。遊高雄。因記途中之所見。
同僚詠倭歌。予亦做之賦絕句六首。

詣八幡神祠

數里出城塵事空。

天皇遺廟住山中。靈神護寺有靈瑞。民物猶殘淳
朴風。寺曰神護。村曰畑。

山下孤村。渾舍闌爾無人。隔林聞樵唱。

興入吟脾暮色幽。孤村淡日四山秋。比隣掩戶無
人事。時有樵歌響嶺頭。

至溪橋側畔。逢一龐眉。渠曰。昔海師住此
山中。有

敕求榜上之題字。中使抵此處。時大雨。洪水
泛溢不得渡。擊榜立岸上。海師隔川。握毫
一揮。則墨汁如細雨密霧。而字畫忽現。榜
上云云。實千載奇事也。不堪感唏。記小詞

海師健筆筆傳神。聞昔隔川擊榜臻。萬歲枯藤懸

水上。宛然今亦似揮真

供空海師之影前。求那伽定中之點頭云
密機轉處大因緣。海老終非戢化權。阿字門頭搭
開見。先師面目自依然

翌午出雄峯。厲揭溪流。踰越石磴。而至柵
尾寺。寺乃明惠上人之舊房也

四顧無人地不譁。秋深明惠上人家。曾將霜後階
除葉。認作檐前朝暮花
葉葉滿山秋似妝。解言草木有文章。洒成子產凝
成羽。潤色雨耶脩飾霜

次韻幻菴上人惠木犀之詩者三首。蓋一者
以喜補三徑之闕。謝其惠。二者以記一段說
話。聊相爲一作謔浪焉。三者賀舉揚七日立玉
之奇音。纘紹百首詠梅之芳躅。而示全侍者。
乃幻住屋裏之事也。幹蠱之重寄。勉哉

幾繡花史首頻低。猶闕三三之徑蹊。預寄秋香避
塵坩。木中犀壓獸中犀

晦堂魯直眼睛低。滿院桂香落草蹊。愚弄相并都
失卻。暗昏昏地夜明犀
是法豈論高與低。能詩實悟別無蹊。百梅幻住幻

非幻。意足佳篇一木犀

再疊前韻柬全侍者。而謝幻師異種映山紅
之惠云

黃壤萬朶壓枝低。孰與君家花滿蹊。奇品山紅今
受惠。塊看珠玉又文犀

次韻介鷄生遊山介鷄爲春號

彈丸手裏憶寒山。矧弄須彌芥子間。北肉峯頭天
外客。一凹洗密不求閑

和正意戊午歲旦二首

日上扶桑三浴綬。春風吹筆著芬葩。文詩從此得

神助。狐驚齊飛又落霞

和氣入顏春氣赧。論詩談易及奇葩。遐齡斟盡董
仙杏。自道朝來一片霞

再和

長安一日日暉赧。得意春風東野葩。物色無邊吟
不盡。涌於雲復簇於霞

次韻鹿苑寺鳳林座元試筆二首

乾綱地位攝坤維。出寺吟行奈好奇。詩思熟時禪
亦熟。潘花祇樹樹林枝

上下東西南北維。月從雲夜是皆奇。畫前刪後詩

耶易。鑿破乾坤梅一枝

書道遊老人詩後

三條廣路道遊老人。屬者街何恃之恤。不堪罔極之至情。作哀辭數篇。以漏鬱陶。讀之歎歎難終卷。老人稟賦至孝。在時定省之勤。愛敬之誠。五十而慕。六十而泣。靡弗罄焉。矧那此別哉。余亦以此卷命侍書者。謄一通置座右。蓋欲感化輓近梟獍之徒也。因裁小詩記其後。聊弔懸中節之哀云

萱迤北堂心盡休。憂深人道似忘憂。泣招魂魄勸

歸去。杜宇聲爭梅雨流

又

舉世平生有母慈。如今惟孝少人知。行行字字哀
哀淚。滴灑蓼莪盈硯池

次井三位星夕

謾次大醫局井三位星夕口占之韻。寓規祝遠
大之微意。兼記其少年而多病。頃二豎走。三彭
去矣。賀以壽之

螢火仙方今見螢。井華新汲試泠泠。傳家神聖與
工巧。設算何須仰二星

又

不待讀書牕下螢。上池水味自泠泠。今宵仰見女
牛外。當世推尊司命星。

又

燈火新涼淡似螢。袖中東海水泠泠。笑拈詩筆乞
牛女。祝那元辰爲壽星。

觀岷峨集謝羅浮堂下

漏洩岷峨雪裏春。一枝昨夜送瓊塵。林間縞袂香
風早。人是花耶花是人。

次韻雪岑元日代人

經記三風與十愆。山林花自筆頭旋。詩脾清絕牕
吹雪。不隔新年又故年。

與人

浮屠氏日習持予舊題之草藁去。或人涉筆書
焉。見其字畫。一波一撥之間。風神蕭散。略可愛。
雖未接眉睫。推知其爲人。遠客之幸有在。故再
疊前韻。書以與之。供至矧。

百年泛宅又浮家。行李蕭然烟雨斜。不意小春春
已動。筆頭愛子著斯花。

次韻林道春己未元旦。頗祝前程。

滿顏和氣一團圓。中有仁風貫歲寒。天下周公春
夢熟。殘書枕上泰山安。

獨笑獻笑

屬者得小銅仙。以白鐐買之。蓋那波道圓爲之
先容。置之於文房。以爲一翫具。月地花塢。名山
勝水。攜之爲詩友酒伴。先是富嶋元古。惠古銅
笠樣之物。今今之爲之笠。爲之帽。則其大小規
模。無違絲忽。物理之機會奇哉。爲此銅仙命姓
名。名獨笑獻笑。維時春山放晴。目下寥寥。作此
詩與銅仙。仙又笑。山亦笑。還爲三笑。若令羅浮

子視之。則必有添一段之詩話。掃一榻以娛三
子之來。且以示岌淵生。更增一笑。

偶得銅仙心快哉。傾頭擊手口容開。命名獨笑今
非獨。我笑春山獻笑來。

賣花翁

獨笑氏別號

利走名奔眯目塵。乾坤一闕市中人。賣君賣友賣
夫婦。自笑賣花將買春。

山居

青山高聳白雲邊。仄聽樵歌忘世緣。意足不求絲
竹樂。幽禽睡熟碧巖前。

已未三月二十四日。送和三位東行。二首
別情此日奈低摧。再會何時笑口開。富士有神向
君語。雪山輕重去兼來。
手裏春風吹藥囊。萬人活卻一方牆。青油幕下指
呼曰。爲相爲醫得此良。

題狩野平四郎所畫西湖之貽扇。蓋道圓詩
以稱焉。余漫書之與二子。已未五月十日
游藝風流奪化工。德成上下得精窮。無聲詩與有
聲畫。坐我西湖十景中。

闕題

堅城削鉄插雲間。辛苦功成楮蜀山。慣見土階茅
舍陋。玉樓金殿杳難攀。

天保七丙申年三月十二日自辰時起筆
以未申之交書寫
中村萬喜直道

惺窩先生文集卷之六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

五言律詩

過馬山

接山地不平。民屋輾檐楹。巷受百千聚。湯爭一二
清。楓然烽似照。松聳蓋如擎。若是無風景。客中難
奈情

大明使節來

朝。予爲講識荆之好。詣牀下賦一律述野懷。蓋

以晤語不通故也。勿怪恐笑。

棹船千萬里。回首兩三台。且作倭人喜。仰看明客來。出鄉吟白雪。此地送黃梅。欲語音聲別。小詩愧不才。

由己老人拉予。將消炎暑之酷。擬巖壑之勝。老人謂曰。我故人有東條氏。風騷之韻士也。敲寂而訪問否。予曰。可也。翁爲之先容。至門則適不在。因記一章爲他後之笑資。

舊門童子在。言主去他之。滿室綠陰淨。一庭白日移。違情雖不亮。高臥又思義。名宇檻前竹。歸來君

可知

由井濱序見七言絕句

民貧由井濇。辛苦奈呻吟。臣寶主須擇。自珍我不淫。眼遭沙塵眯。肌被土風侵。愚莽可憐者。爲形又役心。

丙午中秋靈山對月

佳月常雖好。中秋更若新。一樓同此會。千里豈相親。今夜舊朋友。明年何主賓。浮生無定在。快笑仰蒼天。

紀列雜詠

彦名自淡島。徐福避秦時。風土古聞者。世塵今有誰。
三山鼇涌浪。一雨蟹過籬。俯仰殊方客。物華入小詩。

秋勉遊林寺。迅筆簡源正利。蓋憶五年睽別之懷。且記重逢之喜。

洛陽相別後。存沒要常聽。千里寄聲鴈。五秋照寂螢。
再逢林辯寺。共步月中庭。話盡吾人事。朝暎射半櫺。

羅浮堂上見月。以涼天佳月即中秋為題。得月字。月闕同韻。雪刊同韻。然有古人通用之者。今效之。

中秋如再來。清賞涼天月。露草滴方諸。庭柯堆夜雪。
燈幽思甘卻。詩拙慙同列。斯會幸然久。後期應不闕。

花逕暗水 靈山長嘯子席

幽邃小山堂。炯然洗肺腸。蹈花忘有徑。聞水奈無方。
滿九成樂。紛紛百和香。遭春風飄了。夕照及晨光。

將卜新居乎。殘山賸水之間。偶攜林光上人宿及信。上人銜口言詩。迅筆答焉。

吟通謝世榮。華構附乾城。松倒鳥徒壽。櫟全鴈不

鳴。谿清高枕耳。山見讀書情。吾子幸能識。剝頭何似生。

失題三首

寒風俄怒號。野艘奈逡巡。客已昏如醉。我何獨不淪。安然起臥了。元是死生均。笑傲浪花裏。三冬有小春。

巨靈鑿石開。奇巧一宵催。突兀樓猶倒。空冥岫亦回。清池山影動。佳景夕陽頽。巔望凝眸睫。村居接水隈。

松門晝閉關。靈迹隔塵寰。蟠屈數千尺。輪回五十

爾閑。問神君雖博愛。俗客不躋攀。暮色微風起。祠前肅

七言律詩

謹獻陽明殿下并序

凡堪輿之間。山之次者。莫五嶽之如。而挺然乎五嶽之中者。是曰泰山。一曰岱宗。爲群嶽之長也。又曰天孫。爲天帝孫也。登而小天下者。仲尼也。覽而小衆山者。少陵也。蓋其至高者可觀矣。枝峯蔓壑。豈差肩於其間乎。任千巖萬壑之尊者。無異論矣。夫日出處國。天兒屋根命之嫡裔。

內丞相錄足公。右僕射淡海公之橋梓者。楓宸
羽儀。藤原姓鼻祖也。爾來^送華胄。分作五攝家。
代居三師位。攝萬機政。百僚之模範。萬民之表
準。爲其任重哉。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殿下
內府君。幸富春秋。他後。彌中彪外。積德如山。覆
篑弗止。而底于成。則應爲天下之所瞻。豈止魯
邦而已哉。泰山而已哉。孰弗仰望也。內府君爲
人。天資聰敏。而惟學是嗜。能真字假字書。而祖
述道風。佐理之楷法。諳長歌短歌之集。感慕定
家雅經之英詞。究其壺奧。撫其精微。風花雪月

之華。江山雲煙之美。舉摸之於毫楮之際。奇語
驚人。人皆絕嘆焉。加旃經史于壁陰之牕。子集
于燈雨之牀。造顛未嘗不留意於此矣。實君子
無須臾不學之謂乎。屬者東討西討。聚書殆充
棟宇。牙籤玉軸。琅琅然璨璨焉。雖張華之三十
車。丁顛之八千卷。不可多讓焉。烏乎。今也。叔末
之世。世衰俗薄。而聖賢之道棄如土。所嘆唏也。
扶顛持危。彌縫其闕。揀堰其流。而篤前人成烈
者。非殿下而誰歟。可謂濁世佳公子也。繇是前
右府信長君視猶子。推獎過真困。馬之逢伯樂。

劍之遇薛燭者。可併按。奇哉。殿下自今研精覃思。年彌高而德彌邵。輝春日神之餘光於蜻蚶。激淡海公之末流於葦原。仁行洋溢。威名赫奕。乃作文章。司命人物。權衡黼黻。

朝廷衣被

國家而恩風風人。惠雨雨人。則必曰徧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也。遠者大者。祝望在茲矣。僕辱投刺謁見。蒙鄭重顧遇者。非常之恩榮也。不勝屏營之至。綴唐律一篇獻閣下。以祝前程云。宓靳台覽

世系丕承春日神。

本朝貴族更無倫。魏冠屢講唐虞德。支笏常談周孔仁。顯若仰之如泰華。翕然歸者似岐幽。他時必攝萬機政。恩澤普霑天下人。

蓬萊假山

維時

天正己卯之夏有

詔召洛下之僧徒於

御前。獻蓬萊假山石之詩。古人曰。莫道文章不直錢。布衣親到

玉皇前。如走。竊聽衆作之盛美。雖隔身於弱水
三萬之波。而馳意於蓬萊五色之雲。奇哉快哉。
偶爾一日在甘露寺納言之第。涉筆記一時之
實事。聊寓所思。蓋孫綽之天台。牧之之阿房。以
想像賦之。人尚有議者。况走乎。見者恕焉。
莫道假山拳石頭。若非蓬島定瀛洲。清風不借盧
仝枕。物外何求徐福舟。五色未雲蒼蘚濕。脩齡幾
歲綠松侔。曾聞鷄犬亦仙去。猶問飛昇易致不

過馬山

亂後快看居宅新。溫湯治病日相馴。不論春夏秋

冬節。著得東西南北人。檐掛澗泉暗談雨。牕含山
靄暗吹塵。風寒此地飛霜早。客裏難堪經二旬

送人

別來交會若公稀。何計天涯鴻燕違。洗湔膏肓肌
忽脫。湯治筋骨脚如飛。鄉書相約報安穩。社友又
須歌式微。爲說士峯三保境。貪看佳景莫忘歸

妙見山卽興

遠離聚落路無窮。千載猶存右梵宮。階下樹高僧
臘老。檻前苔厚俗塵空。峯巒難寫畫三祖。風景宜
吟詩七雄。待我再遊應有日。清閒借榻睡雲中

贈松堂

仄聞萬里異邦人。通信使乎修善隣。四海又知坡
老學。九夷何陋孔丘仁。珠旒高映扶桑日。杯影輕
斟下箸春。目擊道存寧用語。相逢掃盡滿曾塵。

贈山前

想昨來時著暑衣。寥寥客館未能歸。山川蕭索秋
徒半。風月交遊今已稀。鴉外故山望轉遠。蛩邊愁
雨夢多違。知君楓葉飽霜日。織作錦帆帆狻飛。

右松堂山前二章。贈朝鮮國使之詩也。說見七言絕句鶴峯詩下。

經織田信孝墓

大御堂中持善寺。曾聞信孝避讎來。寫懷歌詠思
猶雅。辭別封書情欲摧。自割肝腸三尺刃。獨留骸
骨一堆灰。行人今日問遺迹。竹雨松風聲帶哀。

失題

東方君子長諸侯。地隔中原天一陬。平日絃歌思
魯國。滿城第宅置揚州。士峯雲散蘭全璧。武野波
連冪盪舟。漁火遠流螢稍去。客杯滿引蟻空浮。
慶長甲辰冬十月。過林道春之宅。四韻一章。

代簡以謝之

洛陽才子一青年。招我慇懃如舊緣。興起盧仝茶

鼎上醉同懷。素草書前。古風話盡今時雜。朝雨坐來昏月鮮。不覺留連何及此。滿顏生意小春天。

月夜揚梯席上同賦

天識故人招我情。舊霖此夜放新晴。浮雲榮願苓通盡。明月詩章簡冊盈。梧館懷中今古照。草牕意思至今清。古今於月同斯理。不信塵寰有不平。

未開桃花

久待芳園細雨來。欣逢淑氣艷陽催。紅顏雀護去年約。白髮劉郎前度栽。洞口難通尋處路。浪頭不沒落時埃。桃花似與芙蓉異。只向東風恨未開。

高野峯

鼎峯絕頂一龕雲。高闕靈蹤隔俗氛。百圍杉叢僧臘老。五千椶葉梵文紛。雙橋流潔小魚樂。三寶更闌異鳥聞。慈氏龍華開幾歲。那伽大定約奇芬。

羅浮堂上賦秋熱

殘暑新秋威更大。講堂清氣能招我。元知方寸轉陰陽。還等一中分造化。聯句納涼徒俗氛。虛文談道亦閑課。諸生擲筆自回頭。此話未終昏月可。

賦新雪。頗慰元古客舍無聊之懷

飛雪終宵以及晨。笑聲赫赫斯壽民。臘前三白從

今始。灰冷寸丹。因景新。南紀梅明。陳子閣。西堂草
待謝公春。僑居思汝。非吾土。樓上幾篇詞賦類。

與順知詩并序

知生從余於筆硯之間而遊者也。敦龐好學。傍
邃于醫。春夏秋之際。愛龍安山中之幽閑爽朗。
慨浮屠一室。而讀詩讀書。畧了大義。志氣之正
可觀焉。屬者訪生於山中。而賦山中物色者。唐
律一篇及倭歌。以示生。兼段斜斗者。觀于池者
也。園草苓絲者。松肪土膏之蒸以成之。而採于
山者也。物色何止茲哉。所以感。所以規。亦在茲

而已矣。古人見物寓懷。數百千歲之後讀之。其
時其事。歷歷在眼中。濺淚之花。驚心之鳥。所以
感時乎。瓜田之履。李下之冠。所以規人乎。余亦
寫一時之懷。雖然當其感發興起之時。不覺氣
象志意。有自不可掩所養之邪正。猶以犀革裘
南宮萬。以輜輶車載呂政。可堪忍縮也耶。生幸
今讀詩書。請以之質之。不有益於生。必有益於
我。若知有邪正之所在。則詩書之爲詩書也。其
亦豈在外哉。夫是蓋非乎。

寺負佳山。山抱池。僑居羨子讀書詩。兼段露結秦

風夕。斜斗。今看魯壁時。盤釘老松。蒸菌草。藥籠人
物採苓絲。室如縣磬。莫嗟嘆。屢向簞瓢。奈朵願
赴高雄。叩院門。逢一二之僧。則迎接。若談終
投宿。維時桂香滿院。楓葉未霜。故語意及茲
來敲。溪院忽開關。三二枚僧相對閑。千仞嶮崖連
丈室。一條澗水斷前山。桂花映月。嫦娥面。楓樹待
霜。鄒衍頰。吟取箇中風物了。道人曾。字出塵寰。

子猷尋戴圖

二子風流不可攀。入圖出畫利名關。難逃兩火一
刀下。興發小船孤棹間。屋外乾坤唯雪月。琴中造

化自溪山。這回何用更拈筆。文思詩情付往還

獨笑獻笑

說見七言絕句
小銅仙詩

陰陽是炭物。銅丸禍福胡為足。控搏宇宙國家唯
獻笑。山川風月益添歡。三般瓢上生涯足。兩卷書
中心地安。乳露腹垂衣。勃窣笠檐荷葉樣。團團

五言古風

偶成

身裏主斯存。動中元至靜。隨情五火炎。復性一灰
冷。出處自依依。行藏俱惺惺。紅塵市隱間。藥室天
真境。客若問如何。月來花弄影。

迅筆答元古漫興九韻

呆坐一病叟。葆真避時流。縮頭忍凍餒。自與凍龜
伴。荒陋疎機事。事事其趣幽。燒灰見筆墨。治嬾空
悠悠。因憶陶徵士。琴書以消愁。又憶杜工部。樂土
更南州。擺脫富貴去。溫飽豈必求。草堂有顏色。株
松得所由。少年能穎敏。先知起予不。

七言古風

文祿乙未之孟夏。法印梅菴老人受相公之
命。爲湯浴治病。將赴馬山。發伏見之日。賦二
十韻詩。記一時之實。而求友社中之賡。不以

予無似見示及迅筆書之以答

朗吟瀟灑新詩句。雋永無窮將及唐。幸然驀地俗
情去。恍爾一時喜氣揚。風騷壇上士常少。大雅域
中誰敢望。學術從來因有在。佳名亦自不曾藏。相
公磁石如於鉄。斯老葵花似向陽。預識蒼姬魚腹
玉。更逢伯樂馬精房。仄聞伏見盡華美。卻見京師
依末光。萬代雄基窮智巧。四夷包貢盡心腹。尋常
藍尾宴遊酒。兩部樂聲上下堂。月落江心全壁碎。
風吹帆腹一弓長。消閑坐隱楸枰上。入夢澗泉茶
竈傍。壯觀築山添絕景。深幽建寺映雕牆。每逢逸

興意皆適。尚慎典刑。威益彰。門外森嚴。兵衛戟。塵
中倒臥。訟庭桁。維時槐影。既迎夏。荒圃麥秋。先滿
場。唯願吾人。宜極樂。又知天地。欲呈祥。天地呈祥
吾人樂。餘恩加處。詠兼翔。祇今染病。是非病。憂國
憂民。鬢亦霜。博愛平生。無貴賤。往還絡繹。不嫌忙。
溫潤德量。堪養氣。不須礬石。沸成湯。

五七言

幽邃巢

主人嗜酒。故語及此。

槽巢雲樹林。盃酒月花陰。唯爲能醒又能醉。不關
蒿目與蓬心。

題歸去來兮圖

乞食有詩尊。儲餅無粟存。漉酒巾中容宇宙。沒絃
琴上易寒暄。

聯句

九月岐陽雪。百坡公一坡。六朝彭澤古。有磨祖無
磨。

天保七丙申年三月十八日寫焉

中村直道

惺窩先生文集卷之七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

說

生白室小說

玄同室號

吉祥者。夫是而已。虛室恬活。宇宙白漫漫。春花也。
夏雲也。秋之冬之月。以及雪也。因門生吾室者何
白矣。吉祥者此是而已。非雪月。非花雲。它之所謂
無垢者歟。所謂守黑者歟。抑亦涅而不緇者歟。欲
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往昔本邦禪林之巨擘。肖翁已下十人。爲或者摘陶靖節之詩句。榜于其所居。蓋以趙松雲之書畫。爲此草堂之顏色。于文于詩。言之詳也。以余見之。松雲之於靖節。出處天淵。有志之士。非無遺憾。然今眷戀于靖節詩句之中。夫是悔心之萌也耶。否乎。出處者人之大節也。後之見者。豈可不敬焉哉。

吁

解

四景我有解

何地無山。山之無色者。意之懶也。何地無水。水之不清者。心之忙也。所謂意懶山無色。心忙水不清。古人云。我亦云。我日本六十州之間。誇游觀廣覽之美者。以關以東之八州爲甲。八州之美者。以士峯武野隅田筑波之四景爲冠。故不到者。爲非人矣。予亦以斯遊爲意久矣。嘗聞佳山水者。觸發道機。仲尼之登泰山。在川上。有所以哉。文祿癸巳蒙八州牧伯源君亞相之佳招。而遊武之江城而踰年矣。旅寓環堵之室中。書我有之二大字而扁之。有容笑曰。子之蕭然之行李。未有尺地。未有小屋。

未有一物。何以爲我有哉。予曰。甚哉汝之拘矣。陋哉汝之隘矣。我有一宇。不假工巧。不費脩補。汝卻不知哉。圓顛于上。是我棟宇也。方趾于下。是我基址也。載我佚我。到處有我屋。不可言無矣。我屋之所在者。乃我地也。不可言無矣。瞻前忽後者。皆我尤物也。悉我珍具也。不可言無矣。夫雲之於冬。雖爽未足奇焉。夏雪皸潔之朝。一由旬之士峯之高懸也。仰成一箇兵笠。則卻不重。花之於春。雖美未足奇焉。秋花撩亂之日。數百里之武野之橫鋪也。俯成一箇楚鞋。則又能香。偶田之水之洄洄而貯。

月者。瓢中之物也。筑波之山之擾擾而抹雲者。詩中之料也。豈止是而已哉。萬象者。屋裏之有也。不可與人。容曰。吁。子之言者。揚子之爲我也。君子者。不可稱矣。曰。然也。衆人者。屋裏之人也。可以與之。容曰。子之言者。墨子之兼愛也。君子者。不可語矣。曰。然也。然則何如。曰。物皆有主。豈無主也耶。欲自不可得。欲與人亦不可得。物皆有主。屬主而已。曰。主爲誰乎。曰。府君。問府君。府君不有。問衆人。衆人不有。於戲人之所欲者。我所不有也。我之所有者。人所不欲也。於是乎室有空虛。心有天遊。納偶。

河于瓢中。挾筑山于詩中。士峯之笠。武野之鞋。鞋襪從此始。瓢飲乎此。詩興乎彼。恍然自適。則非四景而已。非八州而已。非六十州而已。四極八紘。游覽之美。舉在一身。天下之山色。不入而目染。天下之水清。不洗而耳濡。天下之至理。不思而心得。心廣體胖。而初是爲人而已。斯遊樂哉。地其不廣乎。屋其不大乎。物其不備乎。斯游不亦悅乎。不亦樂乎。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奪。貧賤不能移。意必固我。既絕之後。優哉游哉。我以爲我有云。客翻然起而斂衽謝曰。子其學登而小天下。臨而嘆晝夜

之人者歟。非揚與墨

序

樂活撮要序

蒙莊之言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由是觀之。至樂活身之道至矣。凡遊方之外者。寓道乎末技。同彼乎庸愚。而韜晦世之聞達者。往往在焉。古所謂醫卜之中。多有賢者出者。寔有以哉。卜者厝不論。醫之爲學。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有一麟乎此。名曰才。廉介儉約。蚤嗜醫術。發藥多不受謝。人懷其惠。

故到處上而貴介。下而走卒。無不敬重。加旃安樂。延年之法。頗慕孫君昉之為人。近世罕見其比也。方今宇內搶攘。非獨無醫人之術。又能無醫國之才。時時徒吟四海無遠志。一谿耳遂心之句耳。吁已矣哉。因茲彈丸黑誌之地。皆爲戰國中之物。而山之擾擾某陰。水之洄洄某隈。無^三蓑四笠之可以披閑。無兩火一刀之可以逃難。于儒于釋。一秦之暴。三武之廢。可併按焉。故道德陵遲。世彼溶蕩。人日以困匱。故嶮心萬仞。躁欲五兵。朝歛暮歛。不可解。是可忍乎。當此時。翁也逍遙自適。不疑滯物。

乖逢得喪。不係累懷。與之浮沈。與之升降。而近足自衛。遠救人之術。蔑以加矣。然則以醫爲至樂之道。亦得也。爲活身之術。亦宜也。嚮之寓道同波之謂。在茲耳。豈枚祭勞形者之比耶。其自守可尚矣。翁嘗謂予曰。醫之先聖有此論。此方也。四妙十全。靡非竅論。靡非靈方。然謏才設聞之徒。迷多端費分疎。而終不知所以然。今我有一方書。書葉僅數十。撰病之火而尤難療。方之奇而甚有効者。太簡而至要也。或得之異域。能醫之手錄。或受之本邦名家之口碑。而乃選紀以爲鴻寶。請標題其出處。

且畧記顛末。賜莫大焉。予雖無似。嘉其救恤之意。淵默不敢題。曰樂活撮要。蓋取諸至樂活身之義者也。楊長者送能醫劉彥仁詩曰。活卻千人藥一囊。今爰縷數。此方之排劑。一囊尚不盈。況活者千人而已哉。彥仁而已哉。雖爾。黃大史曰。萬金良藥。不如無疾。蘇公亦言。安心是藥。更無方。於是著一隻活眼。檢禪本草。子細看破了來。大死人卻活。活計豈啻也耶。

送里田爲曉歸雲州序

竝詩

里田氏爲曉者。雲之產也。去歲冬之孟。具嘗疊嶺

複水脩途之嶮艱。得得入洛。其志在欲觀上都文物之盛也。竟投穎泓於臨江齋下。臨江以連歌之藝。聲于洛下。人望甚高。天下之士雲奔水走。歸者如歧邠。子就之朝而講。夕而磨。壁陰之牕。燈雨之牀。研精覃思。孳孳不怠。人以為非池中之物。故其學益進。其才益茂。嗚呼。今也世降俗薄。不過襟裾之馬牛。冠裳之禽犢。訪論稽古者。綫布也。蜀日耶。越雪耶。奇哉。鄉友因爲予說項斯。曰。平素其爲人也。曾子之三。顏子之四。拳拳服膺。清謹奉主。純孝事親。想其何暇。而不遠千里。有此舉乎。蓋聞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之謂有在。可尚焉。邇來謁予。時時
敲寂欵話。以見晚爲歎。實有愜素聞。屬者遽起南
巢北嘶之念。匆匆告報。一再挽留之不可。臨行。予
苦口丁寧。謂曰。凡視遊學之徒。或克始不克終。或
蕩有爲自暴者。流有爲自棄者。決無踐正途。已矣
哉。韓氏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可
謂昌言。予者有志之士也。諗焉以是。聊効贈言之
聲。且不揣荒陋。迅筆書小詩二章。舒情素云
講學隨師期樹勛。歌詞今見更精勤。歸鄉唯自可
怡悅。聞說關西有八雲。

記取同牀幾聚頭。別來誰共作吟遊。每因風景見
思否。有月有花春又秋。

古今醫案序

學者之訪論。稽古也。以嘉言學。窮其理。以善行學。
實其事。是爲稽古。蓋言行不二。雖學空言。治已治
人。施及物。則實行也。非空言矣。雖學實行。口言之
心不知之。心知之。身不踐之。則又空言也。非實行
矣。可謂言行一也。二之。則非稽古。非學者矣。雖然
初學者。徒然守空言。則臨事變。蕪然不知所以處
之。故不如見行事之實驗矣。聖人修春秋。有曰。我

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於事之澈切著明也。學醫之道亦猶若斯乎。雖學常法。不知發用之術。則又徒法耳。夫是行之善也。以在家而事親為始。事親者以侍病為大。故程夫子云。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春秋遺許止之戒。亦在茲歟。近世世降俗薄。而不知事親之道。漸將成無父母國。既不知治已。安能治人。安能及物哉。縱終日能言。鸚鵡也。猩猩也。吁止矣。大醫局法眼名恂。意安。其字也。續紹父師之箕裘。而跨竈出藍。當世之司命也。學必稽古。知其理。踐其實。奇効靈驗。不可盡之。家乘也。日錄也。門

人繡之於梓。玉之於軸矣。先是母嘔吐。鼎茵不佳六十日。疾革而不納藥水。况食餌乎。恂晝夜不解衣帶。奉承顏色不少怠。謹慎之餘。不恃我能術。拜迎闔國諸醫。諸醫與萬方無寸効。伎窮計竭。皆辭去。氣息奄奄。俟屬續。恂無地措手足。不克止。自檢諸方書。偶爾默察虞恒德治嘔之驗例。忽有所感悟。擴充其法。別處一方。侑之。服一盞。不吐。不耐喜躍。又侑二服。而後稀粥亦不吐。調攝數旬。脫然全愈。奇哉其術。稽古踐實者。其効亦如此也耶。彥修之養母之方。子和之事親之義。可并按焉。恂嘆曰。

我不替古。矣得箇入處哉。因爲後學校讎古今諸
醫醫按。而筆削編纂爲此書。一論一法。於是汲切
也。一行一節。於是著明也。善之可勸。惡之可懲。於
是判然也。釋然也。煥焉炳如也。晞驥之馬。亦驥之
乘也。晞恂之人。亦恂之徒也。學者於此書有得。則
必養親。必救人。人而已哉。有秋夫于鬼。鬼而已哉。
思邈于蛇。師皇于馬。于龍。始於事親。中於救人。終
於利物。博哉醫之利。至哉醫之道。唯非一世之利。
卽是萬代之道也。豈不知而可乎。程子之言。於是
可徵焉。春秋之戒。於是可守焉。所謂五經如藥方。

春秋猶用藥治病。然則以此書謂醫家青史之法
亦宜也。非溢美矣。爲醫家素王之業。亦得也。非過
譽矣。予自幼多病。衰憊不勝衣。就恂聆醫家之餘
論。染指丹鼎。鍊性藥爐。荷嘉惠者。不爲不多。以至
今日。所愧者。人而尚不能盡龍馬蛇鬼之報矣。恂
不以予爲卑。以序囑焉。予樸而不文。俗而不韻。何
言哉。然亦詳成書之起本。無如予。不可敢辭。叨叨
至此。更有一事。足爲懲艾。因記甲午之歲。余以人
事遊關左。不幸而母以病終。不果定省。不侍湯藥。
空平生之志。貽終身之憂。痛恨徹骨。九原不可作。

今見此書。澌淚於蓼莪。餘悲於風木。後之見此書者。於恂之孝。一以喜。於予之悔。一以懼。一喜一懼。必有感發興起乎。豈無感發哉。

文祿五年丙申二月十日惺齋斂夫以肅書于城
中草樂室

跋

君臣小傳跋

古人其可見耶。曰否。在則人也。果不可見耶。曰否。亡則書也。吁。古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書者。斯可矣。吾友梅菴由已。風騷韻士也。形枯氣老。訕

於言而辨於筆也。唐詩也。倭歌也。琅琅然璚璚然。不得玉人。而其價連城也。加旃無書而不讀。讀以爲尚友。狄仁傑之卷軸中之聖賢可併按。方濁富之季世。物論不公。老人獨復古。雅尚之意可觀焉。好古之餘。頃集古人之親筆貼屏上。以當席上珍。唐太宗真草書之屏風。不多讓焉。尊悟親王辱染奎翰。記來由考真贋。爲他後之證。兼請予述崖畧之次。從頭點檢。歷視。蓋歌而仙者。詩而佛者。或蟠常山之蛇于文中者。或躍天門之龍于筆下者。皆名價籍甚一時。而聲譽飛騰千古。上自一人下至

庶人以道不廢人。故人品多混雜。凡雖分三科。間
或新舊。或貴賤。或材器之優劣。躐等失倫。然亦有
微意寓焉。天地之覆載。是其常也。上地下天者。泰
之義也。源流之本末。是其常也。由流溯源者。學之
序也。又不爲誣矣。見其字畫。則確乎如接其人之
風彩。讀其言辭。則宛爾如聽某人之聲歎。卓然起
古人於朽骨。千載之下。使人興發。於是乎貪夫可
以廉。懦夫以可立。先所謂得見其書是可者。不在
茲哉。昔者鄉黨篇畫一箇聖人。今也屏障上對數
箇古人。老人之手段高哉。哀公之席。太公之篋。舜

之漆器。好古而取笑者。豈足言乎。蘇子瞻曰。寓意
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至哉昌言。夫
能寓其理。則物物古人妙術也。苟留其事。則物物
古人糟粕也。老人其如何哉。樂又在其中也耶。况
風雨六十劫。古今一彈指。自不變者而觀之。古亦
在此。自變者而觀之。今亦不在。此奇哉快哉。仲尼
之逝川。匿王之觀河。宜自得者可也。惟時冬之仲。
寒月銜山。如霜如雪。推牕不覺朗吟曰。今人不見
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兮古人兮。舉頭問

月。月亦不答。

天正十有九年○○○○書于城中容舍

戶氏家藏書跋

知好藏書。而不知其所以樂。既知樂。而不知其所以敬。則翫物喪志而已。雖好猶不好焉。何者。書之爲書也。上臨傍質。爲師爲友。會千萬人之聖賢於一室。盡千萬世之言行於一時矣。蓋聞五百有餘歲。而聖賢出焉。寔難矣。縱其出。豈能一室而會千萬人。一時而盡千萬世也耶。是亦甚難矣。嗚呼。知其難。則日夜從事此書。而優柔饜飮。怡然理順。所

敬篤。而此心收斂也。主一無適也。整靜嚴肅也。常惺惺也。樂在其中。嗚呼。非翫物。非喪志。然後以已所敬使人敬。人亦使後人而復敬後人。則已雖沒。有其不沒者存矣。此書在茲。豪傑之士。待文王哉。戶氏勝冬藏書。囑余書其後。以嗜好而爲人亦可觀。故擴充以論焉。子其敬哉。

記

小蓬壺記 或名松花

安生袖香爐來謁余。請命之名。就審視焉。一小壺。而磁其質。鼎其形。犀其紋。其體豕腹。膨臍。蟻脚跳。

梁。其色螺殼青瑩。其兩頭各架小提梁。可愛可翫矣。可謂文房之一器。足飾閑。余則名曰小蓬壺。有笑于列者曰。甚矣名之誣而說之迂矣。彼海外之絕島。而此塵間之小器。彼鼈負而此犀戴。如真假何。如名實何。甚矣說之迂而名之誣。余響應曰。子之所言者賓也。請實焉。古以蓬萊名香。姑措不論焉。以香事之幽賞言之。明牕淨几。或雲或月。夕之晨之。冬與秋。不梨而白雪香。不桂而素月薰。清興不啻。閑雅有在。或小雨潤花之春氣。漆和香。或清風敲竹之夏陰。增細香。不覺乘一穉黃雲。出九衢。

紅塵。丹府靈臺。四戶八牖。玲瓏。洒洒落落。不踰弱水。而隔俗扮於三萬里。不變桑田。而閱仙齡於千萬世。葛瓊琯之所謂身裏蓬萊。十二樓。鼈負。犀戴。犀。海外乎。塵間乎。知身裏蓬萊。則無處而不蓬萊。無物而不蓬萊。悲矣。徒知其賓。未知其實。昔人曰。分明人世有蓬萊。信矣。不覺之於海外。而覺之於人世。不覺之於人世。而覺之於身裏。真蓬萊也。若以怪證怪。金仙氏之所詔。香積之香國。香嚴之香氣。其亦割蓬萊之左股也。夫不語怪之徒。而語怪者。何也。人非夏蟲。非井蛙。語冰語海。語之。

以不語。彼豈傷哉。子亦知名實之說哉。何有蓬之心。子亦知真假之說哉。何有童之心。諺曰。水銀無假。阿魏無真。自真者而見之。天地亦一阿魏也。矧蓬萊乎。自假者而見之。毫芒皆一水銀也。矧器具乎。安生幸隱于醫者也。必辨阿魏水銀矣。子其自反焉。胡族余言。犀之爲犀也。以德不以形。揚羔兒之在香世界也。木而犀乎。香癖翁之險心萬仞。躁欲五兵。爲之一空。甲而犀乎。絕面上之三寸。洗腸中之五斗。卻塵犀也。忘世波之震蕩。離苦海之淪沒。破水犀也。與陰陽消息。與天地盈虛。辟寒辟暑。

犀也。虛靈不昧。衆理萬事。顧誤明命。通天之犀也。夜明之犀也。犀亦仙獸哉。宜矣。戴蓬壺。安知不鼈之抃。犀之靈也。小說記浙人下番。以貨物水瀕。一塊如鉢。嗅之頗香。抵家一日。隣家穢氣逆鼻。熱之則烟中結作七鷺。飛數丈而乃散。咄咄奇奇。言未了。爐薰一炷。篆煙騰騰。如霧如雲。如白衣。如蒼狗。斯須改變作數鶴。鶴兮鷺兮。駕言借一隻騎焉。於虜。蓬萊山安在哉。鼈也。犀也。鷺也。鶴也。孰識其同。雀蛤鯤鵬。孰識其異。焉得圓機之士。論同異。質名實。辨真假。至無同異。無名實。無真假。而後知真心。

心清聞妙香。杜少陵云。吾亦云。因朗吟曰。覓真誤
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竟命曰小蓬萊。又名
松花。於此余亦一笑。

天保七^丙申年三月二十六日書寫之 中村直道

惺窩先生文集卷之七

惺窩先生文集卷之八

從四位上行右近衛權中將藤原爲經編
參議從三位行右近衛權中將源光國校

銘

山列橋本新造橋銘并序

騰月望

應山口玄蕃頭
之末文祿元年

惟地之險。莫過乎江河之大也。江河之大。莫如乎
橋梁之備也。然則橋梁之備者。守土者一日可廢
之哉。前博陸公將有事乎大明。命諸國開道路作
舟梁。而欲得往還轉運之便。事絕古今。慶傳遐邇。

時哉矣。山州八幡橋本之津。華夷出入之咽喉也。百川之合流。九重之深淵。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故行旅難數有漂溺之患。竟無昏謀者。於是山口玄蕃頭豐臣宗永奉武命。主其役作長橋。遠取材于伊丹之二州。集匠氏設奇巧。自同勞苦。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脩梁峻址。以架以植矣。其長一百八十間。其廣五間。柱數一百三十八。柱根入地丈餘。規模之宏壯偉麗罕見其比。八月九日資始。十二月初四日以成。僅數月之間。而畢大功者。不亦奇乎。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者也耶。嚮所謂江河之險。卻成閨堂之安。是政教之所化。智巧之所施。可觀焉。維時士女和會。闡郭溢郭。相共賀之。宗永因請予記其功勞而將貽來者。其詞曰

國屬寬仁。笑子產來禦之惠。渡憂覆沒。施杜預建橋之工。睠茲萬代雄基。寔是一時壯觀。濶則厲淺。則揭。未若得步於長空。近者悅。遠者來。正好免勞於艱嶮。不求刻舟劍。何浮帶帛環。鷄聲月殘時。誰歎吟霜之客。馬蹏雷生處。彼豈問津之人。天公呈祥。河神受職。懷哉治水聖智。政化無疆。奇矣濟川。

奇才功勳不朽

重建和歌浦管神廟碑銘并序

於乎。神姓管。三其字。諱道真。世胄儒宗也。天生岐
疑。多材多藝。幼年章章焉。竟甄拔登甲科。居翰林
也。在試局也。調於右相也。經術史學之博。敷奏議
論之詳。職業履歷之實。班班乎遺文殘稿矣。百千
載之後。廟食於京師。而祀典肅肅也。上而王公搢
紳。下而廝徒負養。信奉欽慕而不敢止。載在口碑。
不俟勒彝鼎。何其盛也哉。雖然。窺測其家乘。立論
遣辭之際。如不免雜駁于寂滅之教。人或疑焉。彼

鑿大道。宜攘斥拒絕之不遑。而愆慝之。若儒名何
矣。讒口磬磬。竄紫陽都府樓之尾。觀音寺之鐘。幽
鬱無聊之懷。不可掩矣。蓋素位之學未明。而然乎。
非耶。當時之有識者。詠赤歸儿儿。有乎無乎。不少
概見者後也。人亦疑焉。何其劣也哉。於乎。神可欺
一人。而不可欺衆人。可欺一世。而不可欺後世。豈
無有其中。而長可飾其外哉。豈無有其實。而久可
爲其名哉。必有所以令人信奉之故也。睠吾邦上
下。渾教陷溺。釋氏者。由來遠矣。神其無意哉。時其
不可得焉。犯人主之怒。濟天下之溺。談何容易。故

以漸默消潛奪其邪僻之氣。而欲使之歸至正域乎。非耶。其若儒名何。神必不然。齊王好貨色。孟子不直掃之。而先導之。魯人爲獵較。孔子不卒改之。而小同之。於乎。神意果在茲乎。姬且其亦不可學哉。彼一時此一時。憂君憂民。雖欲無不豫也。不可得焉。是亦不可爲非素位之學。宜矣。人欽慕不止矣。復何疑之有矣。南紀和歌浦置管廟者。述代尚矣。今國主豐臣。姓淺野氏。幸長君。就胙土之封之。五年。相舊制之隘陋。而於邑不措焉。然神乏主。先民而後。致力於神。鑿開北域。依崖壁。疊鉅石。躋攀

崢嶸。百工子來。廟堂不日以落矣。刻畫華彩。丹漆黝堊。延袤之宏壯。照顏奪目。昔狄梁公毀江淮淫祀一千七百區。所存者惟夏禹。伍子胥二廟。君子猶以爲存伍子胥廟未是。國主之於此廟。可毀乎。以新焉。可廢乎。以崇焉。所爲可知而已。維時世道么。馨日甚矣。列國侯伯達官。唯有佞賈瞿曇。銜耶蘇者之譎張爲幻。而未聞有崇儒教者。彝倫攸斁。是之懼。偶因衆人之信奉此神之有善名。而作振以擴充其秉彝之德。降衷之性。不亦韙哉。賴之士知所學。民得所由。國主爲之倡。則列國嚮風慕化。

有如日矣。此舉豈淺淺哉。然則今日神廟。則他日
聖廟也。今日國政。則他日天下之政治也。夫神之
所學之道。先聖之道也。所欲之教。先聖之教也。於
乎神其道。屈于昔日。而伸于今日。其教晦于昔日。
而顯于今日。於是神始得爲神。神若有知。則可謂
國主者。千載之知己矣。神其安焉。神其饗焉。於乎
神千載之精爽也。何其幸也哉。初余應國主之佳
招。入國境。縱觀焉。徒矻舟梁。以得往還轉運之便。
刊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塘于池沼。陂于川澤。
以備水旱。民高其閑閤。厚其墻垣。侍畚揭而無縣

耜。食力樂生。含哺鼓腹。熙熙然以安矣。暇則講蠶。
設窰鄂。魚鼈禽獸。不可勝用也。雖不佃作而足矣。
况腴田之饒。園圃之利乎。千樹棗栗。橘柚梨柿。十
畝漆枲。桑麻竹葦。苞苴千畦。老芋母薑。衣食於是
乎生。搜枿櫟樟。松柏檜杉。有周迴數十里之山也。
材器於是乎成。積雪百里之鹽。惟金三品。銀及鉛
與汞。怪石綠青。財用於是乎出。有大洋也。荒服異
域之產。重寄象鞮。譯而來貢。奇貨於是乎居。此皆
所取給仰足也。可謂天府國也。嗚哉。秦徐福逃難
而投化。明太祖題詩而想像矣。紀之爲別。雖鄰京

畿地迫南裔。嘗聞前世其民恃嶮潛幽。爭捷於獲
狁。比猛於豺狼。狡猾暴悍不可測。有事則枯木朽
株。盡爲難矣。守土者以爲憂。而至不可奈何焉。今
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而化爲樸魯質直之民。
想是教養兼施。刑賞竝設。駕御之術有在矣。由是
見之。敬神之至誠。實出聖教。若其托荒誕迂僻。奇
怪恍惚。卜祝禳禱之說。而萌惑善良者。得逞其淫
巧。則有愧狄公之手段。於乎神雖獨豐。其何福之
有矣。余適抵和歌浦。浦之勝。古今風人韻士不絕
口。然獨山部明人之歌。載乎萬葉集。僉曰雋永無

窮矣。先是因歌而以知斯地之絕景。今也因地而
以知斯歌之警策。試高歌數闋。不覺此身遊此地。
歟。此心在此歌歟。憑欄繞廓。道途徜徉矣。山之偃
蹇而長也。橫或側。圓或尖。更斷復連。如笑如睡。如
延佇。如俛仰。水之汪洋而遠也。如走如逐。如遊。如
倒如狂。似驚似怒。地勢坼而島嶼出。潮聲退而岩
石高。飛鳥之爲聯翩。風破烟。跳魚之爲撥刺。波碎
月。或一望千里。曙雲共遠帆。消少頃多時。歸牛載
寒鴉。過遠淡近濃。雨抹晴粧。一日十態。四序萬狀。
不可具述焉。至若人事絡繹。蔥烝椒漿。迎神送神。

有來集而祭者。山酒海物。上交下交。有相伴而遊者。攜幼扶老。夫唱婦隨。主先奴從。漁者樵者。耕牧者。商賈者。雜遝盤桓矣。開眼人之與物。倫理炳焉。本無隱百姓之日用。知者之知。仁者之仁。先覺覺之。後覺亦覺之。東西海之聖人同之。南北海之聖人亦同之。是以八政得用。五倫得敘。四民安業。是乃神之歌詩也。文章也。史論也。經義也。命性道教也。豈外求哉。於乎神孰無此心。一撥轉。一提醒。信其所可信。益知有信。疑其所可疑。終至無疑。然後神人以和。是所以我敬神。而所以神助我歟。於乎

神以爲何如。人其欽哉。國主屬余書斯事。其辭曰。據海堧兮封神丘。廟貌嚴兮遺徽猷。名而實兮人焉慶。敷教化兮使民由。綿歷邈兮涵天休。爲經按他日聖

廟也舊稿作它日文宣王聖廟也

主靜室銘 與醫士栖芸

心主斯存。動中至靜。隨情五火炎。復性一灰冷。語默平平。行藏惺惺。紅塵市間。藥室真境。喚指階前。花香月影。

子元新造瓦硯銘 負順字子元

負順子元。鈞軸轉過。陶于嵯峨。水土和火。爲硯精

工。堅潤多可。嗚呼。負元之間。造化在茲哉。

紫石荷葉硯銘

洞庭紫波。峯玉井。有蓮虛中。虛中石靜。類聚羣分。斯文壽永。

星槎硯銘

片石之泓。研而是水。黑質白章。天潢雙起。天地人文。渾然一理。旋乾轉坤。造化在已。

某銘

日問月學。斯文文房。四友莫逆。千載無疆。

歆案銘

肖推寺所藏

黃卷赤軸。周折造顛。斯師斯友。曰聖曰賢。非身既沒。此心永全。天理所在。道統以傳。有血氣者。堪尊親焉。彼亦人耳。我盍自然。青燈其下。絳帳之前。朝講夕磨。密鍊潛鞭。日月逝矣。爾曹勉旃。

歆案銘

夫是讀書。又猶磨鏡。去垢照形。窮理盡性。所為雖同。成效或更。有暗有明。惟狂惟聖。此器豈徒。讀書在敬。

歆案銘

竝跋 應玄同之求

為書造案。將訂吾頑。學非口耳。體身可閑。優柔饜

飲。易簡不艱。天地人物。顯微無間。有珠在此。買櫃
莫還。

數百千載而賢聖出。蓋難矣。數千萬里而賢聖處。
豈易哉。縱生其世。同其地。僅止其人而已。况乖逢
不可測也哉。書之爲書也。會百千萬人乎一室。縮
百千萬里乎尺地。終百千萬世乎少時。益難矣。書
之所存者。賢聖之所存也。上臨旁質。斯師在此。斯
友在此。其時其地亦在此。由是觀之。此歎案上。乃
唐宮也。虞廷也。禹湯文武之朝堂也。稷契皋益夷
愛伊傅周召呂散。道德政教禮樂刑兵亦出此。杏

壇嘉會。儼然宛爾。四勿一愚。寄簞瓢于此。三省一
唯。易華琬于此。暮春春服。童冠五六七。浴風于此。
中和位育于此。浩氣充塞于此。若夫避言避色。避
地之與世者。箕山潁水。流峙于此。首陽薇蕨。生于
此。秦風蒹葭。蒼蒼于此。或狂歌于此。或耦耕于此。
或荷蓑于此。或抱關擊柝于此。聞磬聲于此。鬻魚
鹽于此。莫言無其地。莫言無其時。莫言無師友。待
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方今競絕。藻負訓詁之徒。
犯名讀書。而假求勢利。萬卷百車。入耳出口。過眼
喪志。務務尚言。我能讀書。所謂發冢者歟。書以自

警。且告玄同生。辛亥九月二十五日

贊

四聖贊

乾坤之內。四聖人誰。氣類相感。麟鳳龍龜。

贊城泉牧昌茂壽像 乙卯閏六月十三日

凌煙畫圖。月移闌干花影。齊國物色。天到別春梅邊。文武豈異。行藏皆然。迹循名以長。真因假以傳。在昔任將軍。餘吾麈戶隱妖鬼。累世稱勇士。資茂挫岐岨。兵權節刀嘗信之。嶮難印章領越之山川。戎容暨暨。族譜聯聯。矍鑠是翁。據金鞍而老氣益。

壯。卓犖無敵。揮白羽而威風遠。崩。軀散一犀甲。腰間雙龍泉。忠直奉君。更奈貝錦。緩急處已。何佩葦弦。剛克柔克。折旋周旋。義氣詠彼鶻行。活眼空他麟。檀。擇按乎水醴之記。游藝乎風雅之筵。諳五倫八政。誦三風十愆。趨庭過庭。戒子之誨。最諄諄。手澤口澤。思親之淚。常漣漣。救不振之匱乏。恤無告之顛連。楸枰會賓。蛛絲網。蛻慕坐隱。茶寮待友。雀舌鷹爪。候老煎。嚴爾肅肅。游焉息焉。遐齡竟期。晚菊之曝露。傲霜。譬諸子房之從容。而身名兩保。偉勳高仰。古栢之參天。雷雨。譬諸孔明之正大。而文

武兼全。遠者大者。敬旗勉旃。夫是之謂傳善信。不可知之神。而遺安於子孫萬斯年。

贊歸去來兮圖

噫吁戲。鞠兮鞠兮。花中陶也。陶兮陶兮。人中鞠耶。嗟爾漸生。生竟不息。仁壽轉更遐。色其文章香其德。千載人兮千載花。見之猶可。夫亦何加。歲云暮。修小筵。

雜著

書正徹老人親筆倭歌後

右一簡者。招月正徹老人所寄冷泉亞相為尹之

親筆也。標題乎上。越前某者。亞相世臣中井氏也。徹也。發親昵亞相。傳和歌之統緒。而詞藻不凡。傑語豪章。無僧態。篇篇警策。人以為天縱也。名吟藁曰草根。行世而蔓衍。哥哉潤色歌林。而今詞花言葉之根柢。不可拔矣。此書中也。筆勢奇逸。如攝其凜然確乎之風姿也。徹也。我不得而見矣。得見此書斯可爾。吁矣。書中所謂兩御者。五條京極父子。而徹之傳統之祖也。敬重可知矣。夫是釋氏之業。倭歌者何也哉。嘗聞參詩如參禪。然亦詩之於歌。同工異曲。如翻錦繡。背面俱華。詩而佛。歌而仙。禹

稷易地者歟。昔有以周詩爲吾家涅槃經者。徹亦以兩卿之集爲涅槃經者也耶。豈啻哉。

題扇面

自註云。一方濃紫一掃。一方淡黑一掃。別無物色。

有客向予覆手。則視一道之紫氣。老聃至于此乎。翻手。則吹五里之黑霧。公超隱于此乎。搖手一揮。則起九萬里之風。蒙莊逍遙于此乎。放手一擲。則忽作一扇而落予前。奇哉奇哉。一扇化三仙歟。三仙化一扇歟。扇歟。仙必有分。是謂物化。世之言神仙者。蓋其然乎。豈其然乎。

書無畫白貼扇

應管少年之求

論畫者以形似。若夫至不可以形之物。則雖其畫品之神之妙。何以施工也哉。今見此貼扇。布地皆白。而不着一物。蓋昔論性者。于羽于雲于玉。皆不曰白乎。又曰人性上不可着一物。由是觀之。以無形之畫。畫出有理之性。奇乎奇也。畫乎畫乎。不羽不玉雲。無物堪比倫。豈可以形似論哉。儒先有曰。鄉黨篇畫出活聖人。於是吾亦云畫聖人矣。吁。堯舜性之也。人皆可爲堯舜。子其奉揚仁風。而學以至此。莫自暴自棄焉。仁風云。仁風云。貼扇云乎哉。夫是敬哉。

題無畫金泥翫

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栽竹唯十箇。此是僧清順
警策也。予頃在城中。未得寸土。況幽軒乎。十竹乎。
吁已哉。今視此翫子。十竹琢玉。寸土布金。誰歟慕
順者。駕言予以爲竹。卜鄰。而一諾重於金。一節堅
於竹。公其許否。

題壽老人畫像

形於上者。日月星辰。中而人之禽之與獸蟲。下而
山峙川流。草茂樹立。理一而分殊。分殊而理一。惟
夫所形似。首長身矮。須眉皤皤然。或云。是狼星之

精。而見則世道治平矣。余謂唯唯否否。蓋人而爲
星乎。星而爲人乎。不可議。而不足議焉。可謂治平
則見。不可謂見則治平。何也。負元之間。造化在我。
中和之致。位育在我。吁。

天保七丙申年四月九日寫之中村直道

